

湖头条

空山新雨后

潘新日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唐朝大诗人王维《山居秋暝》里的一句,从会背诵开始,就没有好好地去想一想这句诗应景的感觉,也体会不出诗句里的含义,猛然间明白,还是要感谢家乡的一场雨,一下子把“空山新雨后”放在我们老家山里,还真的诗意满满。

怡然初夏,风微微的,带着些许寒意。早上的一场雨,淋漓尽致,没有了春雨的缠绵。几朵云飘过,天空豁然开朗,有了明亮的阳光。鸟儿跃上枝头,把自己的叫声,连同各种野果缀在绿叶之间,缠绵而又悦耳。

群山连绵,浓浓的白雾从半山腰轻轻泛起,慢慢地连在一起,之后,一动不动的泊在半山之间,似乎要把一座山从中间隔开似的,远远看去,山尖像是从浓雾里长了出来。

野山鸡是最先出来觅食的,它们沿着小径,披着五彩的外衣,机灵地晃动着脑袋,把大山看个通透。最可爱的要数小松鼠了,它们拖着长长的尾巴,箭一样从树上射下来,在长满青草的树下,寻找到往冬脱落的松果等野果的果实,蹲在地上,用两只灵活的前爪抱着果实,往嘴里送,那长长的胡须,伴着它机敏的小嘴,不停地咀嚼着,抖动着,展现出一个小动物在大自然里的享受和安逸。再者就是野兔了,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小心地在草

蓬间一蹦一跳地前行,它的眼里满是恐惧和惊恐,生怕自己的天敌在眼前光顾,好在有雾,天空中没有出现雄鹰的身影,即便这样,它还是把自己隐藏在茫茫的绿草之间……

赤脚走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脚不自觉的选择轻轻落地,生怕踩在石板路上散落的小石子和蠕动的蜗牛身上,因为踩在小石子上面硌脚,踩在小蜗牛身上会伤及无辜生命,还要扎破掌心,好在,每个石板缝里都长满了野草和绿色的植物,把它们垫在脚下就大胆多了。

燕林手里握着长长的竹竿,在山窝的草地里不停地赶。一问才知道,原来犟筋的牛,不愿吃带着雨水的草,需要把草叶上的水赶掉才肯大口大口地吃。他呼哧呼哧地挥动竹竿,是为了赶更多的雨水,好让牛吃个够,他也能抽时间到小溪里去抓鱼。

小溪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几条小溪在村子前面合流就形成了小河。刚下过雨,小溪里的水长了许多,鱼儿逆着流水向上游,一群一群地在小溪里嬉戏,黑色的背像一枚枚黑色的细叶逆流而上,也有往下游的,多是一些稍大一些的鱼儿。

我对鱼儿不感兴趣,因为对于这些游动的鱼儿来说,我只能看,怎么都捉不住,我只稀罕于这些清亮的溪水,我欣赏它们怎么从石缝里一滴一滴地

沁出来,之后,汇成水,流向大海。小溪有一颗回归之心,它们奔流而下,是为了回到大海的怀抱,有点像归家的游子,多少有些追求在里面,有点小感人。

一场新雨,让整个山乡都清新辽远。大人们也极少进山,山里多少有些空旷,倒是鸟声、小虫的低鸣把山间装得满满的。邻村的四喜和大晴提着竹筐,弯着腰在草丛中寻找蘑菇和地菜皮,他们就知道吃,一点都不会关注这难得的雨后美景,那些美,都被他们背在身上,甩在身后。

“空山新雨后”,雾气弥漫,山林高耸,竹子弯着腰把竹叶上的水珠儿抖落在地上。云雾下,一条小径从山里蜿蜒而出,把群山里的一切都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所有的风都是温柔的,所有的水都是清冽的,所有的景都是迷人的,身在其中,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小,那一片空山,有多少美景、多少人间烟火、多少世间情愁,没有人去体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思考,去联想……

爬上小山上的小亭,忍不住,大声呼喊。大山回音,响亮而又缠绵,山那边,有人一声接着一声的传,那颤音带着童声。

我知道,对大山而言,一场雨过后,它们不仅打湿了整个群山,细雨填满了整个山谷,等雨停了,一切都是空的……

诗品时空

浉河夜

王群兰

点点流光偷入河,
散成纱丽比琥珀。
谁家歌声妒柔柳,
惹得玉镯也跳河。

寒露

江声中

寒露萧萧桂蕊黄,
东篱野菊送清香。
天轮有节时空转,
最是农家耕播忙。

咏桂

杨世初

蟾宫椰子落园畴,
一展仙风万古流。
香惹寒花羞向暮,
姿迷墨客咏难休。

《鸿雁》

郭新予

你的肩头挤满鼓囊囊的张望
和叹息
千里音容万里聆听街满嘴
匆匆吞吐一件件
蜿蜒的汗水和崎岖的赤诚

大漠戈壁听见辗转的小巷的
叮咛、拱桥的软语
红柳绽开了一身新绿
孤烟袅袅迷人的芳心
南国相思满载一粒粒红豆
种入白山黑水的枕边
长出柔情暖热了长夜的幽思
海岛饱蘸浪花写满一页页纸笺

慰藉雪域高厚志忘的心
激动得牛羊献出一碗碗奶茶
跟阿爸阿妈一起开心惬意
三寸愁肠捧读深山老林一行行潸然
你呢喃着寒暑、喘息着风尘
吐一嘴安慰熨平了苦痛揪心

天涯因你的执着忠厚收获了
海角的爱意
草原高举山寨的酒杯将感激
送给你

山川打开江河的琴弦
弹拨一曲曲你的感人故事
当甜美拥抱点亮万家灯火
你还在万里长空列队展翅
为大地送上热情、优美的吻

小说展台

收秋

周明金

收秋,是个琐碎活。

秋风一刮,一连几个好晴天,黄豆、芝麻苍叶了,玉米胡子也黑了,棉花吐絮了,豇豆、绿豆的荚也硬壳了,催得人忙不过来。只有红芋还在不紧不慢地对着劲长。

看到东岗上的芝麻、棉花,西湾里花生、玉米,南地里黄豆,北地里豇豆、绿豆都要收摘了,李婶白天忙得丢了木铣操扫帚,夜里愁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自从一个月前李叔帮邻居许奶奶修房子摔折了腿,家里地里,里里外外都靠李婶一人忙乎。儿子儿媳在大都市某钢厂上班,孙子在那里上学,一家人在那儿买了房,安了家,还能指望他们回来帮忙?

李叔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粮食是他的命根子,儿子来福好几次劝李叔李婶去他那儿歇歇老胳膊老腿,李叔就是不答应,说多了,李叔俩眼一瞪:“我不去!”态度决绝。

来福说:“您和妈年纪都大了,还种那几亩地。收秋活赶到,到时候谁帮你?”

“咋?忘本了?不种粮食你吃啥?”
“不去,不去。收种可别指望我回来帮您!”来福一次次劝说无果,一次次气呼呼地离开家。

李叔一年四季爱在地里转悠,有活干活,没活坐在田埂上,不紧不慢地抽着烟,看着满地鲜亮的庄稼得意地笑。

摔伤了的李叔,如同“老水牛掉到

井里——有力也使不上了。”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干着急,没办法。就对李婶说:“来福他娘,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吧。看你忙得嘚嘚(方言,陀螺)似的,心疼。别累坏了身子骨!”

李婶说:“看着到嘴的粮食收不回来,心里不落忍。”

“丢就丢吧,只当没种。不收,还能饿着?”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看你唉声叹气的样,知道你心里也着急!”

李叔“吧嗒吧嗒”地吸着烟,李婶坐在灯下择下午拾回来的棉花,都在想着心事。李叔吸完一支烟,在床头柜上烟灰缸里使劲摁灭,像是与李婶商量又像是命令:

“来福他娘,明天你去西湾里把花生扒回来一些,孙子牛牛最喜花生。晒干了留着他过年回来吃!顺便再掰些玉米回来,儿媳妇爱吃红芋和玉米糝子,孙子也爱吃爆米花!”

“明天我还是先去北地里摘豇豆、绿豆,熟的不摘就炸荚了。来福最爱吃绿豆稀饭,豇豆花干饭。”

“唉,每年都供来福家吃油,自己榨的芝麻油,就是香。儿媳说是啥纯天然绿色食品,没有添加剂,炸东西、调菜,吃着放心。今年怕是没指望了。”

“你也别着急上火。只要老天爷不下雨,我慢慢弄。还就不信离了你‘李屠夫’——我带毛吃猪肉!”说完“嘿嘿”一笑,起身拍拍身上的草末、棉絮,伸个懒腰,准备洗洗休息。